

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中的情态序列研究

龙绍赞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昌 330022, 江西)

摘要:本文以中国学习者书面语料 WECCL1.0、2.0 与英美大学生语料 LOCNESS 进行对比, 分析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议论文中情态序列的使用特征。结果发现: 1) 我国英语议论文中情态动词使用频率呈现不够均衡的现象, *can*, *should*, *will*, *may* 被过多使用, 而可以表达委婉情态的 *would*, *could* 则过少使用; 2) 与非专业英语学习者相比, 专业学习者在情态动词前较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单复数名词作为情态序列的主语, 且体现出多样化特征, 而在情态动词后则过多地使用体和语态都无标记的动词形式, 但静态动词的绝对使用频率已经超过本族语者, 同时类型稍丰富, 虽然相对频率仍然偏低; 3) 学习者过多使用义务情态而较少使用认识情态。议论文语言呈现较强的叙述文特点, 缺乏对所述问题的认知评价。文章从语言的社会文化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 情态序列、义务情态、认识情态、社会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1.1 情态动词、情态序列及其情态意义

(半) 情态动词 (含过去时, 共 13 项) 是二语学习者感觉最难把握的语法项目之一, 涉及语言态度、情感与事件态势, 既表示可能、许可、义务、必然、推测、意愿、意图与决心, 还表达惋惜、忧虑、欢乐、委婉、胆敢等比较复杂细腻的情感与情绪 (龙绍赞 2009)。可以表达人际意义 (Biber *et al.* 1999; Halliday 1985), 因为大多数情态动词一词多义, 且词义重叠 (Aijmer 2002; Mindt 1993), 确定其意义常需借助语境 (Bybee & Fleischman 1995; Hunston 2004; Kratzer 1981; Mindt 1993)。

情态动词是情态意义的主要表达形式。情态动词可以粗分为两类 (Biber *et al.* 1999; Coates 1983; de Haan 1997; Larreya 2004; Palmer 2001): 义务情态与认知情态。义务情态表达主语所能感受到的责任与要求或允许执行的行为, 而认知情态则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语气肯定程度或叙事的真值程度或个案的可能性评估 (Biber *et al.* 1999; Coates 1983), 少数几个情态动词 *can*, *could*, *may*, *might*, *must*, *shall*, *should*, *will*, *would* 是表认知情态的原型代表, 认知当然也可以由动词如 *believe*, *infer*, *know* 等, 形容词如 *definite*, *probable*, *unlikely* 等, 副词如 *arguably*, *certainly*, *possibly* 等, 以及由表确定程度的多词单位搭配, 如 *call into question*, *chances are*, *it seems plausible* 等来表达, 但 Gabrielatos & McEnery (2005) 研究发现: 情态认知运用往往紧紧围绕上述情态动词, 他们占据情态序列 (modal sequences) 83% 的比例。

Hunston (2001) 认为, 情态动词有其句法和语义上的特殊性, 和其他词项一样, 它们是多歧义又非多义序列中的成分词, 而不是一组意义重叠的离散词, 情态动词常与助动词和实义动词结合构成“主语+情态动词+助动词或实义动词”的序列。她 (2004) 认为, 任何围绕着 (半) 情态动词前后成分而形成的词语组合, 可能是类联接, 可能是搭配, 这些都叫做情态序列, 这些序列可能是“主语+情态动词”, 可能是“情态动词+动词+补语”。在她看来, *I must* 这样典型的词语搭配与 *you must* 是不同的语言现象, 所以 Hunston 认为, 教给学习者情态序列比单独教给他们作为助动词情态动词的意义更有利于学习。

Hunston (2001) 首先提出情态序列这一概念并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她选择情态动词的其中一种含义找出多种序列并举出很多示范序列句, 她说要判断序列“modal + be + adjective or verb form”的意义更多需依赖搭配, 像 *I must be going* 与 *I must be getting back* 依赖搭配可以知道表达的是“责任”而不是“推断”, “Modal + verb + pattern”中的一词多义词与一词多义情态动词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 序列会选择一定意义的情态助动词与一定意义的主动词进行组合, 只有这

样，作为整体的短语才有意义，而词组中各成分的附加意义在基于意义必须隶属于词语的概念上才变得合理化。它建立在一种假设即意义必须属于词汇的基础上。英语学习者需要深入研究情态序列而不是单个的情态动词的各种意义才能掌握情态表达的各种意义。

Sinclair(1991, 2004a, 2004b)也认为语言意义不属于单个词项，而属于“意义单元”，即由词项部分构成的“词项序列”。他举出许多“意义单元”句例。其中之一：

The army will brook no weakening of its power.

Sinclair (2004b) 认为此句以动词brook为核心，是‘情态’+‘否定’+‘brook’+‘入侵’组合的“意义单元”，表达“不容削弱军队力量”的含义（参见Sinclair 2004b: 36—37）。

Sinclair (2004) 通过观察出现在固定序列中的词得出结论：序列中单个词的歧义现象实际上很少，即使在英语这种一词多义现象较为普遍的语言中。

Sinclair (1995) 假设：短语的确认可以让词汇运用得到最充分解释，情态序列更是如此，这个假设指导着Sinclair等(1995)对于情态动词词项意义的编纂与例句的解释，他列出must一词的14种意义（含短语如：I must say,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if you, why must you和 if you must know, 并把must的多种意义分为：“认知情态”与“义务情态”。他认为主语类型与情态动词的相关性从must一词可以看得很清楚：“I must”表“打算”，“you must”表“根据理据的事实判断”或“移情”或在推荐的动作对于听者有意义时表“义务”：情态动词must 与不同的短语搭配能表达说话者不同的打算，于是他得出结论：情态动词的学习不能局限于独立词项的学习，而应根据其搭配构成的多种含义进行探究，这就是情态序列方法。

研究还表明，情态序列与情态语义类型存在强烈的对应关系，因此可依序列句式不同来预测情态动词的情态语义 (Biber et al. 1999; Coates 1983; Wårnsby 2003)。情态序列句式与情态语义间的对应关系可概括如表 1（转引自梁茂成（2008））。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参照框架。

表 1.情态动词句式与情态语义间的对应关系

典型句式	句式举例	认识情态	义务情态
VM+认识情态副词	can probably do	是	否
引导词语+VM	it may be true that	是	否
VM+完成体	must have done	是	否
VM+进行体	must be working	是	否
VM+静态动词	must be	是	否
VM+动态动词	must work	否	是
有灵主语+VM	kangaroos can	否	是
无灵主语+VM	The weather may	是	否
there+ VM+ be	there must be	是	否

注:VM=情态动词

1.2.国内情态序列的研究局限

国内对于情态序列的研究才刚起步，研究的缺陷也很多：刘华（2004），马刚、吕晓娟（2007）研究发现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书面语中(CLEC)情态动词存在严重的过多使用问题，但没有结合序列，因此很难有效揭示二语学习者习得情态动词过程中的句法语义问题，这些研究依赖手工进行情态语义识别，观察样本偏小。梁茂成（2008）系统分析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书面语中情态序列的使用特点，但语料仅来自2003年前收集的CLEC中的ST3和ST4。刘文艳（2009）系统分析了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书面语中情态序列的使用特点，但研究仅限于CLEC中的ST5和ST6。谢家成（2009）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较多使用情态动词“must”的义务情态意义及其序列，认识情态意义及其序列的使用相对较少且错误较多，并指出英语情态动词教学应把情态序列及语境等融入情态动词教学（谢家成2010），但仅限于自我构建语料中must一词的研究。

1.3.中国学习者语言中情态序列使用特点

梁茂成（2008）发现：1）中国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书面语中过多使用教材中较早涉及的部分情态动词，而较少使用可以表达委婉语气和虚拟条件的情态动词；2）学习者书面语中的情态序列呈现两方面的特点，即在情态动词之前过多使用人称代词作为情态动词短语的主语，而在情态动词之后过多地使用体和

语态都无标记的动词形式。而且,情态序列的使用倾向与学习者语言水平有关。3) 学习者书面语中过多使用义务情态而很少使用认识情态,使得学习者语言具有较强的叙事文特点,缺乏对所述问题的评价。情态序列的语义类型与学生语言水平有关。

刘文艳(2010)以 CLEC 中 ST5, ST6 为语料,同时以本族语大学生书面语中(BNC, LOCNESS)为参考语料对比分析了情态序列在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书面语中和的使用情况,发现了与梁茂成(2008)基本相似的结论。只是有些例外:情态动词 **must** 并没被过多使用,学习者趋向于使用“**People + Modal Verb**”序列。

因此,学习者在使用情态序列时的表现特点可以概括为:

学习者选择的是最简单、最口语化、最不易出现语法错误的“人称代词+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无体标记动词”序列。具体表现为:

- 1) 大量使用人称代词+动态/义务情态序列,尤其以施事者尤其是第一、第二人称作主语,谈论的常常是自己或包括自己在内的学生群体的责任和义务,与本族语者议论文的文体特点极不相符,使得作者的立场变得十分不客观,从而极大破坏文章的论说效果。
- 2) 很少使用序列的被动语态形式:大量把情态动词用于以第一人称作为施事者为主语的主动结构中,在为社会问题寻找对策时,常常感觉到自身责任重大,更倾向于说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表现出责任心极强的“主人翁”姿态,而且由于学习者滥用此类句型,语义显得十分单调,导致语用不当。
- 3) 难能合理利用 **could** 和 **would** 等情态动词构成合适的情态序列来表达委婉、虚拟等语气:学习者语言驾驭能力普遍不高,不懂得在书面语中合理地使用 **could** 和 **would** 等认知类情态动词,可以实现人际间的元功能,表达更为温和、礼貌的语气。
- 4) 较多使用“情态动词+动态动词”句式,较低水平的学习者使用更多的“情态动词+动态动词”和更少的“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句式。不过随着语言水平的越高,所使用的“情态动词+静态动词”也越多,语言水平也常常越靠近于本族语者的水平。
- 5) 情态序列的使用倾向、语义类型与学习者语言水平有关。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源于上述研究思路,基于英美大学生作文语料库 LOCNESS,对比文秋芳主持的两大项目: WECCL1.0 (1996-2003) 与 WECCL2.0 (2003-2007) 中历时 11 年的两组大学生议论文中情态动词序列使用表现,既包括考场限时写作又有自由写作的语料,试图更全面地揭示中国专业大学生议论文中使用情态动词序列现状,并以此进一步验证上述学习者语言中情态序列使用特点,以期对于情态动词教学与学习提供新的理论启示。

2.1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 1) 1996-2007 年期间,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的情态动词是否存在过多或过少使用的情况?如果有,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情态动词上?
- 2) 期间情态序列的过多和过少使用主要体现在哪些形态中?
- 3) 在句法语义方面,本族语者学生和中国 WECCL 组专业学生在认识情态和义务情态两种类型分布比例上是否有差异,表现特点如何?

2.2 语料及预处理

研究使用学习者语料来自 WECCL1.0 (文秋芳、王立非 2005) 与 WECCL2.0 (文秋芳、王立非、晏小琴 2008) 专业学生议论文作文子库。为了便于观察情态序列的使用情况,从 WECCL1.0 中把所有经过赋码的 **argumentation**,同时把经 **Sub-Corpus Generator** 软件提取出来的经过赋码的带有 **STU1** 题头的 WECCL2.0 文件组成文本并两相组合起来独立存放,建成了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专业学习者议论文语料库。研究中还使用了 LOCNESS 中英语本族语大学生议论文语料作为参照语料库。具体见表 2。

表 2. 语料库基本信息¹

语料库(Arguments)	容量(形符)	作文篇数
学习者语料库: WECCCL1.0	1,005,607	3,053
WECCCL2.0	1,147,327	4,359
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locness)	264,041	297

为便于观察语料中情态序列的句法特征, 本研究借鉴 Aarts & Granger(1998)和 Tono(1999)的方法, 利用文本处理工具 PowerGrep 对赋码文本进行了处理, 处理结果见表 3 中的例示。

表 3. 文本处理方法例示

主动	被动
原文: We should set the standard carefully.	The standard should be set carefully.
赋码后: We -PPSI2 should-VM set -VVO the-AT standard -NN1 carefully-RR.	The AT standard-NN1 should-VM be -VB0 set -VVN carefully-RR.
处理后: PPSI2 should VVO AT NN1 RR.	AT NN1 should VB0 VVN RR.

处理后, 再利用语料库工具 WordSmith 的索引、词表和词丛分析功能, 可方便地观察和提取处理后文本中的所有情态序列。

2.3 语料分析方法

2.3.1 情态动词和情态序列的分析

按照 3.2 节的方法对语料库进行预处理, 进而基于两个预处理后的语料库创建词表, 进行主题词分析, 统计出所有文本中各情态动词的频率(以每 100 词为单位计算), 并根据主题词分析结果确定哪些情态动词在学习者语料库中被过多或过少使用。

在提取情态序列时, 基于两语料库分别创建 2—8 词的词丛列表, 然后利用 WordSmith 的主题词分析工具对词丛列表进行对比, 得出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多和过少使用的所有词丛(即正负主题词词丛)。由于语料库已经过预处理, 分析中所得的主题词丛从其实是一些赋码序列(tag sequences)。如: 赋码序列“should VB0 VVN”表示情态动词 should 与实义动词的被动形式“be + 过去分词”构成的情态序列, 如 should be cancelled 等。因此, 研究中主题词分析实质上反映的是语料库中各种句法结构的使用行为。

为便于观察和统计两语料库中的所有情态序列, 对主题词丛列表进行整理, 找出列表中所有以情态动词结尾(即“赋码 1 + 赋码 2 + ... + 情态动词”)和以情态动词开头(即“情态动词 + 赋码 1 + 赋码 2 + ...”)的主题词词丛, 再按照其中情态动词词形的不同归类, 最终得到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多使用和过少使用的所有情态序列。

2.3.2 情态序列的情态意义类型的识别

参照前人研究成果, 按照表 1 中所列出的认识情态序列和义务情态序列的典型句式, 对学习者过多和过少使用的情态序列按照情态意义的类型进行归并。如主题词 PPSI2 should (we should)符合“有灵主语+情态动词”的句式, 因而归并为义务情态序列, 而 should VB0 (should be)则符合“情态动词+静态动词”的句式, 因而归并为认识情态序列。

3. 研究结果

3.1 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

对两语料库中的所有情态动词的相对频率(按每 100 词计算)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 我国英语专业学

¹本文中容量(形符)的计算以实际出版的原始生语料的形符数为准, 作文篇数也是以 sections 标注的为准。WECCCL1.0 中的 Argumentation 中应有文章篇数 3059 篇, 但实际上只有 3055 篇, 中间 a2105nd.cls, a341xsd.cls 两个文件在 WordSmith 进行加工时一一损坏, 所以只有 3053 篇。

习者书面语中过多使用情态动词的趋势十分明显,除了 shall、need、ought to、dare、might 和 used to 在两语料库中的频率差异较小(部分由于这些情态动词的频率较低)之外,其他 6 个情态动词中,can、should、will 和 may 在学习者语料库中的频率明显高于本族语者,而 could 和 would 的频率则明显低于本族语者。两语料库主题词分析结果具体见表 4。

表 4.情态动词的过多使用与过少使用

排名	主题词	NNS		NS		主题性	显著性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5	can	22418	1.0001	988	0.3748	1255.7	0.000000
10	should	11690	0.5215	580	0.22	541.22	0.000000
23	will	11818	0.5272	821	0.3115	249.52	0.000000
37	may	4815	0.2148	310	0.1176	126.79	0.000000
115	could	2264	0.101	472	0.1791	-112.8	0.000000
136	would	2665	0.1189	1052	0.3991	-902.8	0.000000

如表 4 所示,can, should, will, may 四个情态动词(A 类情态动词)被严重地过多使用,尤以 can 的过多使用趋势(1.0001:0.3748)最突出。这一发现与刘华(2004)、马刚、吕晓娟(2007)的研究结果吻合,也与 Aijmer(2002)报告的瑞典英语学习者的问题类似,更与梁茂成(2008)报告的非专业学生的问题相似,只是把 must 换成了 may,且排列顺序有些不同,更与刘文艳(2009)英语专业的学生并未过多使用 must 结论比较吻合。这或许意味着同一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在情态动词习得方面存在基本相同的问题;could 和 would 两个情态动词(B 类情态动词)在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少使用的趋势亦十分明显,其中 would 在学习者语料库中的频率仅约为本族语语料库中频率的几乎 1/3,与非专业学生基本相同(参见梁茂成 2008)。

不过专业学生论文中的 may 用得较多,几乎比本族语中频率多了一倍,按照表 2 的对应关系理解,说明专业学生对于这个在中学英语教材中出现较早的情态动词 may 的认识情态意义有了比非专业学生更多的体悟,某种程度上说明专业学生有了比非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情态动词认识情态意义的进一步地体悟与把握(龙绍赞 2009)。

3.2 情态序列的使用频率

研究中对基于两语料库建立的 2—8 词的词丛列表进行主题词分析,得到了若干个主题词词丛,挑选出其中所有情态序列。表 5 所示为主题性最高的 20 个正主题词,即学习者过多使用的情态序列(斜体词为例词,代表例词所属的一类词序列):

按照情态动词前、后句法成分的不同,表 5 中的数据可归纳为两大类:

1)“主语+情态动词”序列:这一类情态序列大致可分为三种,即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和情态动词(can, will, must)构成的情态序列;第二人称代词(you)和情态动词(can)构成的情态序列;第三人称代词复数(they)与情态动词 can, should 构成的情态序列,还有单复数名词与情态动词(can、should)构成的情态序列。这类情态序列可概括为:we +can/will/must、you + can 和 NN1/NN+can/should,以及 they+can/should; 2)“情态动词+动词”序列:这一类情态序列大致可分多种,即情态动词(can, should, will, may, must)与无时体标记的动词(如“情态动词+make”,而非“情态动词+ have made”等)构成的情态序列;情态动词(can)和无时体标记的动词再加限定词(the/your)构成的情态序列,情态动词(can)+无时体标记动词复合宾语结构,情态动词(can)+一般副词+无时体标记的动词,以及 should+无时体标记动词+to+(无时体标记动词),以及 will/must +无时体标记动词构成的情态序列。这些情态序列可进一步概括为 can (should/ will/may/must) (+一般副词) +无体标记动词 (+限定词 (the/your)) / (+us+无体标记动词) 和 should+无时体标记动词+to (+无时体标记动词)。

表 5.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多使用的情态序列(主题性最高的 20 个正主题词)

排序	情态序列	句式举例	NNS		NS		主题性	显著性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1	CAN VVI	can make	15173	0.6432	399	0.1514	1341.8	0.000000000
7	CAN VVI AT	can make the	1686	0.0715	37	0.014	169.85	0.000000000
10	CAN VVI APPGE	can make your	1388	0.0588	24	0	161.22	0.000000000
13	CAN VVI PPIO2	can make us	668	0.0283	0	0	141.54	0.000000000
18	CAN RR VVI	can always make	1623	0.0688	55	0.0209	112.46	0.000000000
3	PPIS2 CAN VVI	we can make	4265	0.1808	45	0.0171	610.85	0.000000000
6	PPY CAN VVI	you can make	1914	0.0811	36	0.0137	212.26	0.000000000
9	NN1 PPIS2 CAN VVI	book, we can make	1083	0.0459	10	0	161.64	0.000000000
12	NN1 CAN VVI	book can help	2148	0.0911	76	0.0288	141.8	0.000000000
17	PPHS2 CAN VVI	they can make	1335	0.0566	34	0.0129	120.66	0.000000000
2	SHOULD VVI	should make	7175	0.3042	150	0.0569	747.32	0.000000000
14	SHOULD VVI TO	should make to	622	0.0264	0	0	131.79	0.000000000
15	SHOULD VVI TO VVI	should help to make	592	0.0251	0	0	125.43	0.000000000
4	PPIS2 SHOULD VVI	they should make	3190	0.1352	10	0	586.84	0.000000000
8	NN1 PPIS2 SHOULD VVI	book, they should make	784	0.0332	0	0.000000000		
11	NN2 SHOULD VVI	laws should help	1211	0.0513	20	0	144.03	0.000000000
5	WILL VVI	will make	6738	0.2856	374	0.1419	215.44	0.000000000
19	PPIS2 WILL VVI	we will make	529	0.0224	0	0	112.08	0.000000000
16	MAY VVI	may make	2700	0.1145	126	0.0478	120.98	0.000000000
20	PPIS2 MUST VVI	we must make	1094	0.0464	24	0	110.22	0.000000000

上述结果表明,专业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情态动词时,绝大部分场合下以施事者(尤其是 we、you)作为句子的主语,讲的又常常是自己或包括自己在内的学生群体的责任和义务,这与本族语者议论文的文体特点有些不相符。将第二人称代词 you 用于以上情态动词之前则更与文体要求不符,因为 you can..., you should..., you will..., you must... 必然会使得作者的立场变得十分不客观,从而极大破坏文章的论说效果。

不过结果也表明,在使用情态动词时,与非专业学习者相比,专业英语学习者还能用上 they 和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做主语来表达不包括自己在内的学生或他人群体的责任和义务,更趋近本族语者议论文的文体特点,同时没有将 I 这个外语学习者中较为常见的人称代词用于以上情态动词前,则更说明专业学习者对于情态动词认识情态的进一步地体悟。

除了过多使用上述情态序列之外,学习者作文中过少使用部分情态序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本研究中利用主题词分析法得到的主题性为负值的情态序列共 20 个(表 6):

表 6. 学习者语料库中过少使用的情态序列(主题性最低的 20 个负主题词)

排名	主题词	句式举例	NNS		NS		主题性	显著性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1	WOULD VVI	would make	1336	0.0566	412	0.1563	-267.4	0.000000000
2	WOULD VBI	would be	631	0.0267	265	0.1005	-263.3	0.000000000
3	WOULD VHI	would have	89	0	98	0.0372	-210.4	0.000000000
4	COULD VBI	could be	193	0	108	0.041	-144.2	0.000000000
5	WOULD RR	would probably	229	0	115	0.0436	-138.6	0.000000000
8	WOULD VHI VVN	would be solved	13	0	36	0.0137	-111.5	0.000000000

10	WOULD RR VBI	would probably be	26	0	39	0.0148	-97.23	0.000000000
12	WOULD XX	would not	222	0	91	0.0345	-87.83	0.000000000
15	WOULD VHI TO	would have to	7	0	21	0	-66.49	0.000000000
16	WOULD VVI AT	would make the	104	0	53	0.0201	-64.8	0.000000000
19	WOULD VBI AT1	would be a	34	0	30	0.0114	-56.58	0.000000000
20	WOULD VVI II	would help at	76	0	42	0.0159	-55.45	0.000000000
6	NN1 WOULD VBI	book would be	142	0	82	0.0311	-112.6	0.000000000
7	NN1 WOULD VVI	book could help	198	0	96	0.0364	-111.7	0.000000000
9	DD1 WOULD VVI	this would help	14	0	33	0.0125	-97.35	0.000000000
13	NN2 WOULD VBI	books would be	61	0	44	0.0167	-72.31	0.000000000
14	NN1 WOULD VHI	book would have	15	0	26	0	-68.8	0.000000000
17	NP1 WOULD VVI	london would help	7	0	20	0	-62.48	0.000000000
18	NN1 WOULD RR	book would probably	37	0	32	0.0121	-59.59	0.000000000
11	COULD VBI VVN	could be solved	107	0	65	0.0247	-93.27	0.000000000

表 6 中所列出的为负主题词,因此这些情态序列所反映的是本族语者书面语中常用而学习者语言中较为缺乏的语言特征。观察表中的情态序列可以看出,由 **could** 和 **would**(特别是 **would**)所构成的多种情态序列在学习者语言中都十分少见。本族语者在使用 **could** 和 **would** 这两个情态动词时,主要以名词、指示代词 **it**、地点专有名词等做主语;在情态动词之后,主要使用动、静态动词(如 **make**, **be**)、动词完成体、被动语态、(认识情态)副词等,较少使用无标记体和无标记语态,而更多地选择被动语态、完成体等有标记的动词形式(**be** 和 **have** 是构成完成体、进行体和被动语态的必备成分)。

3.3 情态序列的语义类型

观察表 5 和表 6 中所列出的学习者过多使用和过少使用的情态序列,对照表 1 中的认识情态序列和义务情态序列的典型句式,我们不难发现,学习者过多使用的情态序列大多为义务情态序列。

1)“情态动词+动态动词”是一种典型的义务情态序列。为了方便观察表 5 中学习者过多使用的 **CAN VVI**, **PPY CAN VVI**, **NN1 CAN VVI**, **PPHS2 CAN VVI**, **SHOULD VVI**, **PPIS2 SHOULD VVI**, **NN2 SHOULD VVI**, **WILL VVI**, **MAY VVI**, **PPIS2 MUST VVI** 中的动词(**VVI**)是否是动态动词,研究中我们对两语料库中情态动词后的动词进行了检索,然后按照其语义特征归类,结果发现,学习者在情态动词之后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动态动词,而本族语者则较多地使用静态动词。学习者在情态动词之后使用得最多的动词是(按照出现的频率排序,只列出前 20 位):

表 7.情态动词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前 20)

频率	动词	频率	动词	频率	动词	频率	动词
8020	be	1148	get	677	find	407	bring
1750	make	837	take	522	use	387	become
1589	have	770	give	511	say	321	think
1466	learn	754	help	484	know	313	tell
1460	do	681	see	483	pay	292	feel

注:粗体字为静态动词

在以上 20 个常用动词中,只有 **be**, **have**, **see**, **find**, **know**, **become**, **think**, **feel** 这 8 个动词可作为静态动词使用,其余的一般都用作动态动词,与非专业学习者只有 1. **be**、**have**、**see**、**know**、**think** 相比,明显有了增多(参见梁茂成(2008)),虽然频数明显靠后。

援用中国学者章振邦(2003)对于静态动词的定义与归类,对整个语料库的与情态动词一同使用的

静态动词进行了统计,把其中三类 38 个静态动词: 2. be 状态类: apply to, belong to, differ from, cost, weight, measure, fit, hold, lack, resemble. 3. 感觉类: feel, hear, see, smell, taste. 4. 心理或感状态类: assume, believe, consider, detest, fear, hate, hope, imagine, know, like, love, mean, mind, notice, prefer, regret, remember, suppose, think, understand, want, wish 连同第 1 类: (be, have) 各式静态动词(章振邦, 2003, 163) 赋码: VB0、VBDR、VBDZ、VBI、VBR、VBZ、VH0、VHD、VBM、VVI、VBI、VHI 与情态动词作语境词对进行过预处理的语料进行检索, 结果发现, 学习者语料库中“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序列共使用 244273 次, 占学习者语料库总数的 11.35%, 如果动词只分为动态与静态动词, 那么其余的皆为动态动词。对本族语者语料库的统计发现, 本族语者共使用 24433 个“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序列, 占本族语者语料库总数的 9.35%, 还略低于学习者。如果“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句式是本族学习者语言的一种重要特征, 那么中国外语学习者使用更多的“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句式则说明中国的英语专业学习者对于情态动词认识情态意义的把握更倾向于本族语学习者。同时, 在前三类静态动词中, 学习者语料库的绝对频数为 30/38, 本族语语料库为 27/38, 略低, 不过, 其相对比率还是大大偏低: WECCL: 1.93×10^{-5} , LOCNESS: 1.02×10^{-4} , 说明本族语者的静态动词用的比专业学生多, 虽然第一类各式静态动词赋码的频数比一样满负荷。

“情态动词+动词”序列中的动词是否为静态动词是认识情态和义务情态的一种重要标记(参见表 1), 学习者语言水平越高, 所使用的“情态动词+静态动词”也越多, 语言水平也常常越接近于本族语者的水平。此外, 对照表 6 和表 1 我们还可以发现, WOULD VVI, WOULD VBI, WOULD VHI, COULD VBI, WOULD RR, WOULD VHI VVN, WOULD RR VBI, WOULD XX, WOULD VHI TO, WOULD VVI AT, WOULD VBI AT1, WOULD VVI II, COULD VBI VVN. 等学习者过少使用的情态序列也是较为典型的认识情态序列,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学习者所使用的情态序列的语义类型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有关, 与梁茂成(2008)、刘文艳(2009)的结论类似, 可以看出, 与非专业学生相比, 专业学生的情态动词+静态动词序列类型稍丰富些。

2) “有/无灵主语+情态动词”这一情态序列也是判断情态序列的语义特征的重要依据。当情态动词前的主语为有灵主语时, 情态序列所表达的一般是义务情态(Coates 1983; Warnsby 2003)。观察表 5 中学习者过多使用的情态序列可以发现, “人称代词(I, we, you 等)+情态动词”这类情态序列是学习者最为常用的一类情态序列。由于人称代词是典型的有灵主语,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这种结构是典型的义务情态序列, 而大量使用这类情态序列是学习者语言的另一显著特征, 包括专业学习者。

表 8. 本族语者和学习者“人称代词+情态动词”频率²对照

序列类型	本族语者		学习者	
	频数	标准化频率 (每万词)	频数	标准化频率 (每万词)
They+VM	287	5.43	6235	14.1
We+ VM	202	3.82	12950	28.5
You+ VM	111	2.10	5727	12.98
I+ VM	126	2.38	1721	3.90
She+ VM	68	1.28	79	1.79
He+ VM	200	3.79	1357	3.07
合计	994	18.8	28096	63.6

注: VM 情态动词

表 8 的数据显示, 学习者语料库中“人称代词+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达到本族语者语料库中该类情态序列的 3.382 倍 (63.6:18.8), 由 we, you 与情态动词构成的情态序列的频数更达到本族语者数倍, 这与刘文艳(2009)“情态动词前过多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做主语”结论相似。本族语者和学习者语言中“人称代词+情态动词”序列使用频率的差异再次表明, 本族语者比学习者使用了更多的认识情态序列。不过与梁茂成(2008)相比, 专业学生的比例明显减少, 尤其是第一人称 I 的比例基本与本族语持平, 说明专业学生对于情态动词的认识情态概念有了进一步的体悟与把握, 与刘文艳(2009)“情态序列使用特征

² 此处频率的计算以赋码后的文本为参考, 本族语的容量(形符)为 528,180, 学习者语料库容量(形符)为 4,411,145。

更趋向于本族语者”结论类似。

4. 讨论

研究显示：中国专业英语学习者议论文中情态动词（序列）的使用特征：1)使用频率呈现不够均衡的现象，A 类情态动词被过多使用，B 类情态动词过少使用；2)与非专业相比，专业在情态动词前较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单复数名词作为情态序列的主语，且体现出多样化特征，而在情态动词后则过多地使用体和语态都无标记的动词形式，但静态动词的绝对使用频率已经超过本族语者，同时类型稍丰富，虽然相对频率仍然偏低；3)过多使用义务情态而较少使用认识情态，语言呈现较强的叙述文特点，缺乏对所述问题的认知评价。

其实无论专业与非专业，情态动词（序列）都表现出如下特点：

- 1) 情态动词的使用不均衡：过多使用 A 类情态动词，过少使用 B 类情态动词；
- 2) 选择的是最简单、最口语化、最不易出现语法错误的“第一、二人称代词/名词单复数+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无体标记动态动词”序列；
- 3) 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导致语用不当；谈及问题时表现出责任心极强的主人翁态度。

专业与非专业情态动词（序列）之所以如此表现的原因很多，本文先从语言的社会文化理论来进行解释：

1) 母语的负迁移影响

中国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被动语态的过程中，往往受汉语的主题—述题结构的影响，把句首的名词短语容易被看作是主题，而非主语（唐继承 2006）；同时由于学生对被动语态语法规则的掌握不熟练以及对英语中动词的复杂用法不熟悉，导致错误（庄红玲 2005），所以很少使用被动语态。

2) 义务情态语义制约

束孟卿（2010）把英语中的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情态大体划归在义务/动态型情态（两者都属于事件型情态）和认知型情态（属于命题型情态的一种）这两个基本范畴，并称认知型情态是从义务/动态型情态非范畴化演化而来，但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在从义务向认知的转化过程中，典型义务情态特征逐渐丧失，认知特征凸显，但鲜见动态型情态作为中间状态出现；第二，当从动态向认识转化时，典型动态情态特征逐渐丧失，认知特征凸显，而义务型情态通常为作为过状态出现。义务/动态型情态均以原型出现，并互为过渡状态，……。

由此可以推论，义务与动态型情态之间关系密切：“当动态向认识转化时，……，而义务型情态通常为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可以看出第一、二人称施事行为的实现是以“责任”、“义务”为过渡的，也就印证了表“责任”、“义务”的义务情态系列通常以第一、二人称代词作为主语的（“VM+动态动词”与“有灵主语+VM”独属“义务情态”范畴（梁茂成 2008），所以，“有灵主语+VM+动态动词”必属“义务情态”范畴，“义务情态”的实现是以“有灵主语”或“动态动词”为基础的，当情态动词前的主语为有灵主语时，情态序列所表达的一般是义务情态（Coates 1983; Warnsby 2003）。“人称代词(I, we, you 等)+情态动词”这类典型的情态序列是学习者最为常用的一类情态序列，过多使用这类情态序列应该是学习者语言的显著特征（梁茂成 2008）；“责任”、“义务”常常以实际出现的表动作行为动态动词而不是表心理、感觉与情感等静态动词来实现，所以会出现学习者在使用情态动词时，之后更多使用动态动词而不是静态动词；“不爱注重对事件的客观描述”，源于义务/动态型情态两者都属于事件型情态而不是命题型认知情态，所以缺乏对于并不存在的命题的真值程度的评价；“表现出责任心极强的‘主人翁’姿态”，原因就只能从文化视角来找。

3) “责任心”并非本族语者意涵

Palmer（1986）认为，情态动词“must, should”具有“义务”、“必须”及“外部强加的要求”的含义，暗示了这种“必须”与“要求”是外部环境所强加的，所以在诸如表达对于父母的孝敬“责任”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着不同程度的压力，日本人和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感觉到更强的家长的权威和压力，因为社会文化对父母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儿女要求的严格程度以及儿女应尽义务的程度都是非常不同的。来自亚洲的中国、新加坡、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留学生在家庭、友谊与传统话题上会围绕和谐、

家庭与群体责任并倾向于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社会文化价值观,表现出外在强加的“义务”与“必须”,所以他们的情态动词选择和使用关联于他们的文化习惯和当时的语境,“责任心极强”源于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社会文化价值观赋予的习惯化思维,‘主人翁’姿态来自这种习惯性思维带来的外在强加的“义务”与“必须”(Hinkle1995)。因为“义务”及“必须”类情态动词极大地受制于客观现实(Coates1983) -- 对某些权威及道德准则的尊敬(Lyons1977),一种“外部强加于人的力”(Sweester 1990)。同时,具有主观倾向的“义务”及“必须”经常带有某种特定文化的特定行为方式来传递责任(Collins1991),所以 NNS 在使用情态动词时,往往会把他们自己的不同于英语的社会文化准则及价值观带到英语中来(Basham & Kwachka 1989)。之所以呈现过多使用义务情态的倾向,基本因为学生对英美社会文化及情态动词的语用暗示的错误理解,属于文化信息不对称(Atman1990)的缘故。

专业英语学习者议论文中情态动词(序列)的使用表现更多从语言实践的角度得到理解:

学习者过多使用 A 类情态动词,一个更有可能的原因:这类情态动词在大部分教材中出现较早,因而学习者习得较早,使用起来也感觉较有把握。至于 can,也许是由于学习者不能够灵活利用其他情态表达手段(如 possibly, it is likely that...等),所以表达手段单一,或许是由于学习者怕犯语法错误,认为使用 can 更保险。而过少 B 类情态动词,则可能是因为 could 和 would 常用于较为复杂的虚拟条件句中,表达更为复杂的语义关系,在大部分教材中出现较晚,因而学习者习得较晚,使用起来感觉没有把握。

学习者选择的是最简单、最口语化、最不易出现语法错误的“人称代词/名词单复数+情态动词”和“情态动词+无体标记动词”序列,原因很可能是学习者对 A 类情态序列习得较早,基本用法掌握较好,所以会自觉不自觉依赖这些表达式而难以根据需要使用其他复杂的表达式。

学习者很少使用被动语态导致语用不当源于学习者不够清楚情态动词 must 和 should 还可常被用来表达集体义务(collective obligation),如果后接被动语态可以避免直接提及义务的主人。

学习者在书面语中不能恰当使用 could 和 would 类情态序列,应该源于他们不够清楚 could 和 would 类情态序列可以实现人际间的元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Halliday 1985),表达更为礼貌的语气(Biber et al.1999; Quirk et al. 1985)。所以过少使用 could 和 would 等情态动词,某种程度上使得话语态度生硬、武断,妨碍了人际间功能的实现,使得文章常常有近乎说教的口吻,影响议论文的说理效果,同时语言呈现较强的叙述文特点,缺乏了对所述问题的认知评价。

之所以专业英语学习者在情态序列这一特殊句法现象上表现为比非专业英语学习者更靠近本族语者的迹象是因为专业英语学习者有意无意比非专业英语学习者接触目标语时间时间变长,因而自觉不自觉感悟到了情态动词的本族语语言发展规范。情态动词从义务情态到认知情态的发展是一种认知发展规律的体现,符合人类认知的规律,当然符合中介语的发展规律:随着学习者接触语言的时间的延长,学习者的语言表现从母语一端的语言表征逐步向目标语端语言特征靠近。之所以专业学生在情态动词前较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单复数名词(并没大量使用 I)作为情态序列的主语,且体现出多样化特征;而在情态动词后则过多地使用体和语态都无标记的静态动词形式,而且类型稍丰富,这是中介语的发展状态。

5. 结语

本研究借鉴 Aarts & Granger (1998) 和 Tono (1999) 的方法,利用文本处理工具 PowerGREP 对赋码文本进行了处理,再利用语料库工具 WordSmith Tools 的索引、词表和词丛分析功能,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议论文中的情态动词和情态序列使用情况后,找到了我国英语专业学习者议论文中情态序列的使用特征:1)使用频率不够均衡;2)在情态动词前较多使用复数人称代词、单复数名词作为情态序列的主语,且体现出多样化特征,而在情态动词后则过多地使用体和语态都无标记的动词形式,同时类型稍丰富;3)过多使用义务情态而较少使用认识情态。文章从语言的社会文化视角对结果进行了解释,指出 1.母语的负迁移影响;2.义务情态语义制约;3.“责任心”并非本族语者意涵是造成此现象的理论原因。同时从还语言实践的角度对结果进行了解释。结论对于中国英语教学尤其是语法、作文与口语教学中的情态动词教学等能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序列教学启示(此略)。

基于主题性的序列研究方法是当前语料库研究的较新、较复杂手段, 它能观察到仅凭索引、词表等观察不到的词法与句法序列。本研究是在组合 WECCL1.0 与 2.0 基础上进行的考察, 所以能更有效地观察到当前中国专业学习者的情态序列使用特点, 这也是别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不过, 如果把 WECCL1.2 与 2.0 单独分开, 进行历时研究, 比较两组学生 11 年来情态序列的使用发展特征, 或者就单独、或组合后的 WECCL 进行年级比较, 或者比较 SWECCL1.2 与 2.0 两组学生口语中情态序列的使用发展特征, 或就口语与笔语组合进行对比研究则对情态序列教学更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Aarts, J. & S. Granger. Tag sequences in learner corpora: A key to interlanguage grammar and discourse [A]. In S. Granger (ed.).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C]. London: Longman, 1998. 132-142.
- [2] Aijmer, K. Modality in advanced Swedish learners written interlanguage [A]. In S. Granger, J. Hung & S. Petch-Tyson (eds.). *Computer Learner Corpor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55-76.
- [3] Altman R. *Developing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M]. New York: Newsbury House, 1990.
- [4] Basham G & Kawchka P. *Var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9.
- [5]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S. Conrad & E. Finegan.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Harlow: Longman, 1999.
- [6] Bybee, J. & S. Fleischman.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 In J. Bybee & S.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7] Coates, J.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 [M]. London: Croom Helm, 1983.
- [8] Collins P. *The Modals of Obligation and Necessity in Australian English* [M]. New York: Longman, 1991.
- [9] de Haan, F. *The Interaction of Modality and Nega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M]. New York: Garland, 1997.
- [10] Gabrielatos, C. & T. McEnery. Epistemic modality in MA dissertation [OL]. <http://eprints.lancs.ac.uk/>: (accessed 09/08/2010), 2005.
- [11] Halliday,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Arnold, 1985.
- [12] Hinkel, E. The use of modal verbs as a refle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J]. *TESOL Quarterly*, 1995, 29(2): 325-343.
- [13] Hunston, S. "We can broke the forest": Approaches to modal auxiliaries in learner corpora [R]. Paper presented at TaLC6, Granada, July 2004.
- [14] Hunston, S. Colligation, lexis, pattern, and text [A]. In: Scott, Mike and Geoff Thompson (eds.), *Patterns of Text: In honour of Michael Hoey* [C]. 2001, viii, 323 pp. (pp. 13-33)
- [15] Kratzer, A. The Notional Category of Modality [A]. In H. J. Eikmeyer, and H. Rieser (eds.). *Words, Worlds, and Contexts* [C]. Berlin, 1981. 38-74.
- [16] Larreya, P. Types of modality and types of modalisation [OL]. <http://www.univ-pau.fr/ANGLAIS/modal-ity/posters/larreya.pdf> (accessed 09/08/2008). 2004.
- [17] Lyons J.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8] Mindt, D. *An Empirical Grammar of the English Verb: Modal Verbs* [M]. Berlin: Cornelson, 1993.
- [19]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UP, 2001.
- [20]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6.
- [21]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 [22] Sinclair, J. 2004b. The search for units of meaning [J]. *Textus IX* 1996. 24. 48.
- [23]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4] Sinclair, J. The lexical item. [A] In E. Weigand (ed.) *Contrastive Lexical Semantics* [C]. Amsterdam: John

- Benjamins, 2004a, 131-148.
- [25] Sinclair, J. et al (eds.).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z].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5.
- [26]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UP, 1990.
- [27] Tono, Y.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interlanguage development: Analyzing part-of-speech tag sequences of EFL learner corpora [A].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 P. Melia (eds.). *PALC 99: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Language Corpora* [C]. Frankfurt: PeterLang, 1999. 323-340.
- [28] Wårnsby, A. (De)coding epistemic modality in English and Swedish [OL]. <http://www.englund.lu.se> (accessed 06/18/2008). 2003.
- [29] 梁茂成, 中国大学生英语笔语的情态序列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3): 51-58.
- [30] 刘华, 我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情态动词用法[J]. 宁波大学学报(教科版), 2004, (5): 121-125.
- [31] 刘文艳, 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情态序列研究[D].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2009.
- [32] 龙绍赞, 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中情态序列的使用特征[R]. 首届全国学习者语料库专题研讨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09.
- [33] 马刚、吕晓娟, 基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的情态动词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07, (3): 17-21.
- [34] 束孟卿, 英语情态的非范畴化研究: 始于原型情态的演化[D].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2009.
- [35] 唐继承, 句法迁移[D].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 [36] 文秋芳、梁茂成、晏小琴,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笔语语料库(2.0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37] 文秋芳、王立非、梁茂成,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笔语语料库(1.0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38] 谢家成, 基于学习者英汉平行语料库的情态动词研究——以情态动词“must”为例[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6): 58-61.
- [39] 谢家成, 中国英语学习者情态动词使用情况调查[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 2010, (1): 9-12.
- [40]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学生用书, 第四版)[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41] 庄红玲,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及本土学习者英语被动语态习得的对比研究[J]. 读与写(教育教学版), 2007, (12): 9-10.

A Study of Modal Sequences Features in English Majors' Argumentations

LONG Shaoyu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oftware Wordsmith5 and corpora WECCL version 1.0 and version 2.0 and LOCNESS as comparative on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eatures of modal sequences in Chinese English majors' argumentation. Findings reveal: 1) The use frequency of modal verb is not enough balanced: Majors overuse those modal verbs that seem to appear earlier in textbooks, such as can, should, will, may, and underuse those modal verbs (would, could etc.) characterized by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as well as those often used in subjunctive conditions; 2) comparing with tertiary EFL learners, modal verbs in argumentation tend to be preceded more by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and plural nouns and followed by main verbs which are aspectually unmarked and neutral in terms of voice, but the absolute frequency of stable verbs is higher and the patterns are more various in spite of the lower relative frequency; 3) Learners tend to use more deontic modal sequences than epistemic ones, resulting in a narrative tone commonly found in learners' written work. Their language has strong narrative features, lacking in an evaluation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issues under descrip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res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cultural constructs in terms of language.

Keywords: modal sequences; deontic mod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socio-cultural constructs

收稿日期: 2011-04-29

作者简介:

龙绍赞, 硕士,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及其结合。Email: steven8810469@sina.com